

花园系列

【第一辑】

大沙猪追妻记

苏凡◎著

主编 / 兰月

那天若没与你相遇在陌生的国度
也许我们仍只是两个平行的陌客

大沙猪追妻记

苏凡 著

什么？

她真的快气昏了，

眼前这只日本沙文“猪”，

真不想活了，

少说她好歹也有 34、24、34 的身材，

而他竟然说她的身材像鱼干！



真是猪啊！

这对她真是大大的侮辱，

连带着把所有女人拖了进来，真该死，

三更半夜会来按门铃的只有隔壁的那只猪，

她深信一定是八字与他相冲，

否则怎会每回遇见他都会倒霉透顶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沙猪追妻记/苏凡著 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2002.11

(花园·第1辑/兰月主编)

ISBN 7-80606-600-4

I. 大… II. 苏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5298 号

花 园(第1辑)

主 编:兰 月

作 者:苏 凡

责任编辑:王笠君

出版发行:吉林摄影出版社

社 址: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联系电话:0431—5638387

邮政编码:130021

印 刷:长春市金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×960 1/32

印 张:225

字 数:4000 千字

版 次:2002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—5000 册

书 号:ISBN 7-80606-600-4/1·34

定 价:250.00 元(全 50 册)

【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】



1

童秋红还怔愣不已地看着人事公告，四下却响起了此起彼落的掌声及道贺声，她回过神望向她的同事，一脸的茫然。

“秋红，恭喜你呀！雀屏中选中了耶！太棒了！好羡慕你能到日本总公司工作。”绍淑茵喋喋不休地说：“明年我可以排假到日本找你玩了！”

“秋红，到日本可别给咱们T省人漏气呀！”

“秋红，记得到北海道去拍雪景寄回来哦！”

同事们她一言你一语的交代着，反倒没人询问她的感受，真的是很悲哀耶！

秋红旋了个身走回座位，托起下巴呆望公布栏，有点想不通为何是她中选？在提名人之中，陈世彦的作品较具有强烈的意识，很能一眼就夺人注目的，但为何是她被选中？真是令人费疑猜。

陈世彦趋上前来，打断她的沉思，打趣地说：“秋红小姐，兴奋的忘了该说什么了吗？”

秋红挑眉望他，没头没脑地问：“为什么是我？”

陈世彦好笑的说：“那我可不清楚，你这问题可能得留到日本时，见到那边的首脑才知道哦！”

“你是说江口先生？”

“也许是他，也许不是，这回是经过好些关系，你过关斩将好不威风呢！”

“我觉得应该是你对。”

“别损我了！人家是专业眼光，你干嘛一副大祸临头的表情？这可是个好机会耶！”



秋红苦笑道：“我根本没做好心理准备。”

“你日语挺溜的还怕什么？”

“我可不可以说我怕冷？”秋红斜睨着他，一副小可怜样。

“少来了！有谁冬天不用穿外套？恐怕只有你了！所以你去最合适，而且没人日语说得比你好，连江口先生都称赞你有才干，那你还在这杞人忧天什么呢？”

“我可没你这么乐天派。”秋天低叹。

“哎呀！你向来不是主张‘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’，怎么这一刻斗志全没了？”

“一想到要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心理无法平衡，而且，国情不同，怕有排外的人嘛！”秋红泄气的说。

“只要你不爱上日本将门之后就行了！”陈世彦笑道。

“开玩笑！日本可都是大男人主义的，我才不自我苦吃咧！”秋红挥挥手十足坚决地说。

“是吗！如果你爱上将门之后那就更惨了！”陈世彦换上一张严肃面容，故意恐吓地说。

“怎么说？我不明白。”秋红好奇地问。

“他们非常重门户，比T省人还严重，而且将门之后大都要娶名门淑女，异国通婚是不被允许的。”

“安啦！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。”陈世彦的恐吓换来秋红的哈哈大笑。

“别把话说得太满，你这一去也不知几载？说不定就来个京都之恋！其实日本也有好男人啦！只不过没T省男人这么可爱。”

“哈！真是臭美哦！说到底又夸到自己身上来了。”秋红忍不住取笑他一番。

“我不差嘛！”陈世彦皱眉说。

“没人说你差呀！”秋红笑道。

绍淑茵突然介入他们的谈话，有点吃醋地问：“你们在聊什么聊的这么高兴？”她说完转向陈世彦娇羞的说：“陈大哥，我们要帮秋红办钱行，你参不参加？”

《大沙猪追爱记》



“喂！我都还没决定要去呢。”秋红忍不住抗议道。

“你不想走？为什么？”绍淑茵最怕秋红说这句话，虽然他们是好朋友，但如果这回走的不是秋红那就铁定会陈世彦，到时陈世彦一走，她所有的希望就会落空了。

“我也没说走，只不过是回去想一想，还得跟我妈咪报告一下。”

“反正你妈咪人在新加坡，你在不在T市不都一样。”绍淑茵急急地说。

“小姐，你是刻不容缓的想踢我出去吗？”秋红睨着她故作不悦状。

绍淑茵忙解释着：“不是啦！人家是替你高兴嘛！你这可是升迁耶！我们巴望也巴望不到的，你可别误会。”

“好啦！如果你们想办饯行会，那等我回消息给公司再说好不好？”秋红觉得好累，不明白为何没人看出她的恐慌，她是真的在害怕，但也许是平时在公司表现得太精明能干了！以致她的弱太微薄，不易教人发现吧！

“秋红，经理找你。”

“哦！”秋红轻声应后转向他们俩说：“我过去一下。”便连忙起身。

“放宽心，没什么能难得倒你的。”陈世彦轻拍她的肩打气地说。

“谢了！”秋红给了他一个微笑，便往经理室走去。



推开经理办公室大门，迎向秋红的是一个暧昧的笑容，令她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“邱经理，你找我？”秋红始终和他保持着距离，虽然在T市要遵守交通守则是件很困难的事，但若不和人保持距离，铁定会遭殃，她十分坚信此定律。

邱经理的手正欲往她肩上搭过来，她轻旋个身，避开了他的毛手。

手落了个空，邱经理有点恼羞成怒地挑了挑眉，但还是不大敢开罪公司当前的红人，他只得故作严肃地说：“你



看到公告了吧？”

秋红汕笑着点头答：“看到了！”

“是你的运气好，日本那边有人坚持要你过去，所以你去了那边要把握机会好好学习。”

又来了！当真大家都当她不存在似的！她都还没决定成行呢！每个人就迫不及待地替她做决定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“经理，我有考虑的机会吧？”秋红冷声问。

“还要考虑什么？这么大好机会多少人求都求不来，你就别拿乔了！我们还要回日本公司消息呢，你最好快告诉我决定什么时候去，日本公司要派人到机场接你。”

“这根本是强迫中奖嘛，如果我不去，是不是就准备开除我呢？”秋红不悦地反驳问。

“那倒也不是啦！”他还算是有些人性。

“那容我请问一下经理，我可以考虑吧？”秋红汕汕地问。

“可以，不过，在这星期三以前你必须作好决定。”

“好，那我可以告退了吗？”秋红急欲逃出他的视线。

“下去，下去！”邱经理挥手道。

秋红随即旋身，飞也似地走出经理办公室，她大呼：“好险！”总算让她逃过一劫。



日本 东京

东新大厦的会议室刚结束一场内部干部会议，人群正由会议室中渐向外驱散，走在最前头的是总经理江口静信以及设计总监江口静介两兄弟。

“静介，T市那边可有回消息来了？”江口静信笑问。

“还没有，听说那女人还在考虑。”

“也对！教她只身来这陌生国度，是得考虑周详的。”江口静信点点头道。

江口静介冷哼一声道：“女人就是那么优柔寡断，有升迁的机会还不知把握，真是可笑！”

《大沙猪追爱记》



“可是你却坚持挑选她。”江口静信大笑起来。

对于弟弟的冷硬，他是司空见惯了，但怕的是他太强硬，到时吓坏了童秋红可不好，他忍不住说：“不要老把女人想成是附属品，她们愈来愈有脑子了，记着。”

“有脑子？哈！”江口静介不屑地哈哈一笑，他从不知女人有多少脑子！只知她们一遇上麻烦就先用眼泪来推托，所以他厌恶女人。

“你忘了她的设计图令你大为赞赏？”江口静信笑着说。

“也许那只是她侥幸罢了。”江口静介对于这个决定可后悔的不得了！

“错了！她确实有才华，她所设计的女性内在美非常符合东方人的需求。”江口静信推翻了他的话。

“你也别忘了！咱们请她来是为了要开拓欧美市场，和需求观点几乎成反比，能不能成功，还有待观察。”他仍是不认同女人有多大脑子。

“你的个性就是老喜欢唱反调，教你接业务你偏要搞设计，将来难道想让我独立扛起公司？”江口静信抱怨地说。

“能者多劳嘛！”江口静介安慰地说。

“你想的美哟！欧多桑不会让你那么好过的，最多让你再玩个两、三年，等培养了另一个设计总监，你就非得开始接掌公司不可。”江口静信摆出身为兄长的权威。

“我真搞不懂你们。”江口静介大呼无奈，但他也自知接掌公司是迟早的事，不过，现在他仍想过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，他讨厌被拘束着。

“下午记着回家一趟。”静信叮咛着他。

“什么事？”江口静介警觉地问。

“欧多桑约了三木先生和他的家人要在家里吃饭……”

未等他大哥说完话，静介忙说：“你说我有事，我约了一群同学开同学会。”



他才没傻到不解三木和他父亲的目的，美其名曰是两家联络感情，而事实上则是相亲饭局，他才没笨到去当人家手上的棋子呢！

“不要惹欧多桑生气。”静信紧睨着他。

“哈！他没生气才叫稀奇。”静介冷哼着。

江口静信不住摇头叹道：“你和欧多桑八成前世是仇人，所以今世注定犯冲，否则怎会老是一见面就开火？”

静介只静看他大哥闷声不答，他太明了为什么！因为他的大哥太优秀，而他样样不如他。但他不想说，也不愿说，因为他喜欢他这个好好先生的大哥。

“那你就多担待了！”他笑搭了下他大哥的肩，迳自步了走去。



秋红正拨通了越洋电话，直等到她母亲来接电话，她才开口说：“妈咪，我是秋红。”

电话那端洪淑青平淡地问：“秋红，怎会想拨电话给妈咪？妈咪好想你呢！”

秋红牵动唇角淡笑，有时她会想她母亲这句“想念”的可信度？因为当年母亲为了要改嫁到新加坡而把她丢在寄宿学校，一年难得拨通电话来，久而久之，她也不再敢寄望母亲回来看自己。

“秋红，怎么不开口呢？”

“你好不好？”秋红淡问。

“还好啦！可是被你弟弟妹妹烦的白头发都长出来了！你都不晓得他们有多皮，只怕你‘陈叔叔’，他只一瞪眼他们就不敢动耶！真好玩！还有啊！妹妹这学期功课全拿第一，你陈叔叔打算栽培她念博士，还有……”洪淑青喋喋不休地说着。

秋红却把电话拿开了半尺远，每一回她拨通电话就觉得好后悔，不过有时又很想笑，尤其是她母亲提到得意的妹妹就眉飞色舞的，只不过她从不以为小时聪明大时必优，反倒相信俗语一句：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”，只不过，她



不想说这无聊事。

“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要去日本了！”她冷冷地打断母亲兴致勃勃的谈话。

“去玩吗？日本可是高消费的国家，虽然你现在已经在工作了，你爸也留给你一笔遗产，可是你还是要节俭些，我是无法供你的，你知道吗？”

供她？还真不知是谁供谁呢？每个月她都寄笔钱给母亲，为什么她从不说话？真教她心寒到底了！

“我不是去玩，我是被调回总公司，可以说是升迁。”秋红冷道。

“升迁呀！那太好了！有机会我可得叫你陈叔叔带我们到日本去看看你。”洪淑青咯咯笑着，她略顿了顿又开口说：“日本那边的住址、电话呢？”

“我还不知道。”

“呃！你陈叔叔要吃饭了！我得替他盛饭，你到了日本再打电话来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秋红淡答。

顺手挂上了电话，她茫然环顾着屋子，这曾经有过欢笑的家，如今变得凄凄冷冷的，父亲和母亲的结婚照还悬挂在墙上，但那已是过去时了，她留着何用？守着空屋又何用？

无奈地摇摇头，熄了灯步出了门，她决定今夜不回巢穴。



穆惠淳是秋红高中的死党，对秋红的了解自是比他人来的深，她对秋红的判断是：当秋红大笑时即是她情绪最糟的一刻。

而此刻即是。

“你干嘛这样看我？不认识我了？还是我变漂亮了？”秋红装傻地笑着问。

“我高兴看、喜欢看，没特别原因。”惠淳是不会逼秋红说她不想说的事的。



“神经病！”秋红啐了穆惠淳一句，迳自起身走向冰箱翻找了起来。

穆惠淳不解地问：“你在找什么？”

“看看有没有啤酒？”秋红头也不回地继续翻找。

“你要喝？”穆惠淳不敢相信的望她。

“喝个啤酒也值得你大呼小叫吗？”秋红回头皱眉问。

“因为你从不喝酒。”

“凡事总有第一次吧！”秋红不以为意地说。

“废话！”穆惠淳嗤了她一声，又说：“问题是你的这第一次太奇怪了，非常奇怪，也很反常，所以，我吃惊。”她实话实说。

“反常？喝个啤酒也叫反常？”秋红好笑地问。

“不只反常，还十分反常。”惠淳揶揄地说。

“我哪是反常，我是要庆祝呀！”

穆惠淳一脸木然地问：“庆祝什么？今天又不是你我过生日，也不是王爷生更不是妈祖诞辰，庆祝什么？”

秋红忍不住白了她一眼，笑了起来。

“喂！你今天不只是反常耶，还像中了邪。”

因为这样的秋红她没看过，这样的秋红更令她搞不透，让她有点害怕和担忧。

“我什么都不是，是中了奖。”

“中奖？第一特奖？不对呀！今天不是统一发票开奖日，哦——”穆惠淳突然指着她大叫一声，“你偷签六合彩？”

秋红拂开了她的手笑喷：“我还赌赛马咧！你别瞎猜了好不好！我是被日本总公司选中，要调到日本去工作了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穆惠淳吓了一跳。

“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不能真，这是确确实实。”秋红淡淡地道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

“你要抛弃我到另一个国度去？”穆惠淳指着她，大叫起来。

“胡说！我又不是你男朋友，说什么抛不抛弃，再说若能抛弃你……哇塞！那感觉太棒了！”秋红大笑不已。

《大沙猪追爱记》



“要死啦！还亏我们是好朋友，死忠兼换帖，居然把我说得像瘟疫或是拖油瓶似的！”穆惠淳瞪了她一眼，踱了开去。

“其实我还在考虑。”秋红跟在她后头，两人一来一往地谈着。

“我是很不希望你去啦！因为你一出国我就少了个谈心的对象了。”惠淳幽幽地说。

“我也是啊！去那里连个朋友都没有。”

“可是这次是机会难得对吧？”惠淳语气凝重的问。

“没错！”秋红无法否认，因为这机会确实是许多人求也求不到的，若说她未曾雀跃就未免太矫情了！

两人一前一后地绕着小套房走了许多圈后，穆惠淳突然停下脚，旋了个身和秋红撞了个正着。

“你有病呀！干嘛跟在我后头？”惠淳揉了揉头，没好气地说。

秋红搔了搔头，想了片刻才迸出了这么句话：“不知哪！”

“你快‘爬袋’了！”惠淳回她一句。

“好象是被你传染的嘛！”

“别闹了啦！”穆惠淳挥挥手却自己先笑开了！

“喂！我去日本，你会不会来看我？”秋红正色一问。

“机票你出我就去。”惠淳提出条件谈判。

“别闹了！”秋红学她挥了挥手，又正经八百地问：“到底会不会来看我？”

“不知哪！”穆惠淳学她说出这句话。

秋红做出要搔她痒地动作，穆惠淳马上机伶地溜远，求饶地嚷：“去啦！去啦！求你不要搔痒。”

“嘿嘿！”秋红得意地贼笑了两声。

她知道惠淳天不怕、地不怕，连爬虫类动物也休想令她色变，却偏偏大姑娘的她怕死了搔痒，试验了几回，她十分确定此招必定见效，而且是百分之百见效。

“真的会去？不是说假的吧？不会我前脚进出境室，你



后脚马上就忘的一干二净吧？”秋红还是不太肯定地再追问。

“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……”穆惠淳摇头晃脑地说。

“你这句誓言我不信，换词吧！”

“不去变小狗。”

“是谁变小狗呢？”秋红笑着逼问，又做出欲搔痒状。

“我啦！我啦！”穆惠淳瞪着她，赶忙回答。

虽有太多心不甘情不愿，但是又莫可奈何，谁教她交了个损友呢！

秋红却和穆惠淳相反，她笑翻了天，几乎快把穆惠淳的小套房屋盖掀翻了！

但，穆惠淳却有深深的疑惑，她猜测不出秋红到底是在笑还是在哭？



宿醉绝对是痛苦的。

秋红终究还是打破了从不迟到的纪录，下了公车，她一路上揉着抽痛的太阳穴走进办公大楼，上了电梯，直达十三楼。

“小姐，你可来了！我们差点让你给吓坏了！打电话去你家也没人接，又到现在才出现……”

原本已痛得受不了的头，在听到绍淑茵这喋喋不休地问话，她的头差点当场爆裂开来。她伸出手想阻止绍淑茵的耳朵轰炸却发现声音突然哑了！顿时她呆住了！她不知该如何是好？

陈世彦看出她的不对劲头，忙问：“秋红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”

秋红指着自己的喉咙哑哑地说不出话。

“你喉咙不舒服？”陈世彦依她的手指猜测。

秋红点了个头又马上摇了摇头，她自己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昨儿个还好好的。

“我那有澎大海，你要不要试试？”绍淑茵问。

《大沙猪追爱记》



秋红点了个头，又比了个谢谢的手语，迳走回到座位上去。

“秋红，三点要开会你没问题吧？”陈世彦担心地问。

秋红蹙起眉，想了老半天才拿起一张纸写着：

我伤到了声带了，恐怕暂时无法说话，你帮我向经理请个假吧！

“要不要去看医生？昨天你还好好的。”陈世彦忧心地看着她。

秋红缓慢的摇着头，恐怕没有人因为喝酒伤了声音而去看医生的吧！要是她破了例，不笑掉人家的大门牙，她才不干那种丢脸的事呢！

“秋红，澎大海。”绍淑茵端了杯茶过来递给她，又说：“经理在问你去日本的事考虑了怎么样？”

秋红提笑又写下：

告诉经理，我决定要去。

“真的？”绍淑茵惊喜的大叫。

陈世彦看了她一眼，很不解地问：“她要去日本，怎么你好象很高兴的样子？”

被心所爱慕的人这么一说，绍淑茵马上窘的不知如何是好！她担心陈世彦会排斥她，于是忙解释道：“我是替秋红高兴嘛！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陈世彦质疑地看着她。

“是呀！”绍淑茵被心上人这么一问，心虚地垂下头。

秋红看了他们一眼，心底大叹着他们一个是“落花有意”，一个却是“流水无情”，她突然庆幸自己有机会逃开，否则早晚会成了别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的。

她目前并无心于感情，光看离异的父母，她就挺怀疑有所谓的“天长地久”的爱情。

她倏地起身，执笔又将方才写过请假的字圈了起来递给陈世彦看。

“OK！”陈世彦笑着点头。

秋红做了个谢谢的手势，又向绍淑茵微点了个头，才



★ STORY BY 苏凡

步出了办公室。

★

★

★

“羽毛衣买了没？”穆惠淳睨着秋红问。

秋红看了一下手中的纸条才答：“买了。”

秋红一向坚持爱用国货，而且她也认为没必要把钱送给外国人花而不给自己国人花，因此，她决定多带几套衣服过去。

“光想到那边的温度不到十度，就叫我想发抖。”穆惠淳因刚袭来的冷风而打了个哆嗦。

“拜托！别像个‘老土包’好不好？”秋红取笑着她。

“我只是实话实说！”惠淳故作委屈地说。

“我还想叫你赶快办签证，好来得及到北海道走一趟，咱们一起去看雪祭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最想去的是东京狄斯奈呢？”穆惠淳半取笑地说。

“得了吧！你说的正是你自己的事，好吧！我先让你安心一下，你到日本，我第一站一定带你去‘东京狄斯奈’玩。”说着，秋红的眼神渐渐飘向天空渺远处。

其实她们笑笑闹闹惯了，有什么话，不用言语也可从一个笑中得到解答，所以她们自觉朋友不需多，真心知己即使只是一个，人生路走来也绝不孤单寂寞。

“你又怎么了？天空有钞票还是帅哥？”

秋红调回视线，怪里怪气地望着穆惠淳半晌，突然抱住她哭了起来。

穆惠淳虽吓了一跳，却也什么都不问，只是轻轻安抚着秋红，任她哭、任她流泪。

许久后，秋红抬起头来，破涕而笑，定定地看着穆惠淳，很感激，很感激地说了句：“谢谢！”

穆惠淳欣然接受了！她不再多问一句的，轻挽起秋红的手说：“走出去吧！”

有太多话秋红不说她也明了，例如秋红的身世、她改嫁的母亲，以及她不曾得到，或可说是失去的母爱，这些全

《大沙猪追爱记》



是她认识秋红后由她断断续续的言谈中拼凑出来的。

她衷心地希望秋红能走出她自己那颗封锁的心，更希望秋红能早日碰到一个可真心呵护并灌溉她荒无生命的另一半。

穆惠淳再度地指前方说：“走出去吧！”

2

刚步出羽田机场，就觉寒意袭入，秋红拉了拉身上的外套，向来不怕冷的她，仍觉得日本确实冷了些。

她边走出入境台边四处张望，她记得邱经理告诉她，是江口先生要来接机的，但她却找不到江口静信的身影。

眼看向她一起下机的人群已散了开去，独她落了单，正当她恼得正想骂人时，突地，一只大手扳住了她的肩，毫不思索的，她破口大骂了一句中文：“去死！”她的手迅速地打向大手的主人，但她并未得逞。

她的手被反抓住了！

秋红急急地旋了个身，想看清这个吃她豆腐的男人，谁知才转了个身，她低呼了句：“怪怪！”又是中文。

这男人未免长得太好看了点吧！虽留着及肩的长发，却不令人感到厌恶；他的脸上的表情很酷，看的出来是不大笑的；他的身高少说也有一米八五以上，因为她和惠淳的弟弟比过身高，所以一眼即可猜出他的大约身高。

不过，令她纳闷的是，这么好看的男人，需要沦为色狼吗？那未免太浪费了吧！

江口静介嘲讽地用日文说：“你该不是不会说日文吧？”

他的眼神和笑容都充满着嘲弄的意味，这更令她大大地发火，她忍不住用了标准的日文说：“不干你的事。”



她很生气，非常生气，她决定收回先前错误的思想，大色狼才非常适用于他，而且一点也不夸张。

“日本姑娘可温柔多了！我讨厌你们这些外国女人，完全被宠坏了！”江口静介不屑地冷哼道。

秋红不悦地嚷：“那是你们日本男人的沙猪心态，和外国男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人家是人，而你们是猪，当然人是比猪懂的尊重女性多了！”

看他闻言色变，秋红好想捧腹大笑，但为了顾及需为日本人留颜面，她暂憋住了。

“那你还来日本干嘛？”静介冷笑问。

他有点佩服童秋红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女性敢指着他破口大骂，而她却人小胆大，令他不得不刮目相看。

但，他是绝不会告诉她这个事实的。

“日本是你的吗？谁规定了我不能来？”秋红赌气的瞪着他问。

“也许你说的跟想的背道而驰。”江口静介仍是一脸咄咄逼人的高傲态度。

“那可不干你的事。”秋红瞥开眼去，她这才想到自己是在等人来接机的，怎么莫名其妙和个陌生人在机场吵了起来？真是丢尽国颜。

她决定不再理他，拖着她的两大箱行李就往出口走。

“你是在大搬家吗？”江口静介尾随其后，取笑地问。

秋红回了个头，看见这“陌生人”一直跟着自己，便很不高兴的瞪起杏眼问：“你干嘛跟着我？有什么目的？”

她直觉的护住她身上的背包，冷眼防备地做出随时反击的动作。

江口静介憋着笑问：“你干嘛？”她的动作真的令他发噱。

秋红放下双拳，冷笑一句：“难看死了！”

“什么！”他不禁木然地问。

“都活到这把岁数了，连个笑也不会，回去照镜子吧！”